

隔着芦苇说话

王泰生

在芦荡深处,听几个人隔着芦苇说话,感觉水意盈盈,路迢水长。明明看不见人,却听得说话声响,与“空山不见人,但闻人语声”,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大概是两条船相遇。船上的人,相互熟悉,他们遇着了,彼此隔着船帮,拉拉家常。

只见芦苇动,不见人过来。说话的声音,就在水上。此时,芦苇空翠湿人衣,芦苇丛里有水汽,氤氲着,彼此遮蔽。

有时,船在对岸,隐约依稀,一个被芦苇隔着、暂时看不见的地方。行船的人,担心船被碰,就隔着密密芦苇,和对方隔空喊话。

就这样,素面朝天的两个人,直脖子直嗓子地在水天之间沧桑喊话,两个人的话,自己听见,船听见,芦苇、蒲棒、水鸟、蜻蜓也听见。

芦苇荡中的水路,汪曾祺《受戒》中有这样的描述:“从庵赵庄到县城,当中要经过一片很大的芦花荡子。芦苇长得密密的,当中一条水路,四边不见人。”——我在童年,苏北沿海湿地见到的芦荡水路,和汪曾祺笔下所呈现的,大致相似。

其实,一抹水道是逶迤着的,有船经过,在水道中间犁一道水痕。船过后,那些浮萍与水草又合围而上,河道找不到界限明显的路。

隔着水面与芦苇,听得到声音,看不到表情。声音要响,音量要大,说话的内容简明扼要,绝不拖泥带水。这水天之间,充满

荒野气息的信息交流,借助风力、风向、水流,在双向传输,完全不需要现代通讯设备的帮助。

你无法想象,那两个人的长相、身高、胖瘦如何,但从他们说话的节奏、音量、腔调和语速中,大致判断是两个怎样性格的人。

他们的对话很重要吗?是的,对于他们来说,确实是有些重要。不高声说话提醒,两条船或许会在前面拐弯处迎面撞上。由于彼此看不清对方,大致从说话的声音中判断一个位置,估计船行的速度。

隔着芦苇说话,话捎带到了,起到了交流沟通的效果。

这是一种野谈,不同于在戏台上,或两个人私下的促膝谈话。戏台上说话,他是说给一拨人听的,有人爱听,有人不爱听,

人们是坐在戏台下听,是直接感受,进入剧情,爱憎分明,情感浓烈,并不把自己当个局外人;促膝谈话,表示出两个人的亲疏关系,交流情感,获得彼此了解,而隔着芦苇说话,没有修饰,没有矫情,也没有夸张,是想说就说,本色的朴素表达,看不见手势和表情,他们说过的话,随雾气消散,不留半点痕迹。

我当年是站在河滩头上,隔着芦苇,听几个人在河中央芦苇丛中说话。又一次,我听见同一条船上的两人说话,嘤嘤的,有一搭没一搭,还有吊桶落在河里的涉水声,过一会,声音没有了,只剩下芦苇沙沙的天籁。这说明那条船在走,隔着芦苇望不见,只能从它飘出的偶尔说话声音中判别船之远近。

隔着芦苇说话,是无意中听别人絮叨生活日常。说话的人,不知道他说的话,被风送远……

这种隔着粗疏植物,听人说话的感受,像是遮遮掩掩,未语先羞,人不好意思,又像是芦苇中的天籁,平平实实,每一句话都是大白话,有朴素的烟火气息。

多年过去了,时常想起那年夏天,在乡下听人隔着芦苇说话。

水边人,隔着芦苇说话,就像山中人,隔着白云说话。

李明亮

我老家在皖南万千条山沟沟中的一条小山沟里,偏僻寂静,但在在我看来,却是美好而丰盈的。

在我们村口一个叫祠堂堰的小池塘边,有一株古柏树,主干像两根粗壮的麻花一样扭在一起,绿荫如盖,周围是一块块的稻田。多少个晴朗丽日,一只白鹭从田里飞过来,静立于高高的枯枝之上,雪白的身子在阳光下特别耀眼。它俯视正下正在蓬勃生长的万物,又仰望一阵远山之上的云朵,倏地一下展开翅膀飘然而去……

年少时的我,常常对着这样的场景发呆,或者是一边放牛,或者是跟父母一起在田间劳作,或者是背着书包骑着自行车从村口去学校的路上。

上高中时,我在校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《古柏》的诗,写的就是这株古柏。这是我发表的第一首诗,也是我写的第一首诗。

过了没几年,有一次回老家,却再也看不到那株古柏了:一个村民在其旁边烧草木灰,不慎让火苗燎到古柏裂开的肚子——时值盛夏,久旱无雨,火顺着树中心的空洞从下而上,烧了三天三夜,也没办法浇水施救。

在我年少时的心里,这棵曾经一直郁郁苍苍的古柏,就是我们村庄的神。如今,这株古柏连树桩也没有了,但我总是会记起它。

很多人都在写乡村诗歌。我以为那些从小在乡村长大的人是幸运的,他们在乡村生活的经历,对乡村万物的感知与体味,让他们有了更加清晰地洞察这个世界的的能力。一个人成长时的乡村记忆,必将深深镌刻进内心直至一生。来自乡村的诗人,书写他们熟悉的那片土地,有着天然的优势。

提到乡村诗歌,很多人脑海里会立马跳出“亲情”“乡愁”等关键词,当然,这也确是被抒写得最多的乡村诗歌主题,貌似多少年来一直如此。

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,现在乡村的结构和内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乡村里的人,行为和精神层面比以往更紧密地与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。乡村,并不是浅陋、粗糙的,也不一定是单一、朴素的,它正变得越来越多面和多元,需要我们重新深入曾经熟悉的乡村,就像费孝通先生当年写《江村经济——中国农民的生活》到吴江的开弦弓村实地考察,有这种精神,那样我们看到的乡村才是最鲜活、最真切的,这时候我们再去写,呈现在我们笔下的乡村将更加立体和饱满。

说起每个人的家乡,每个人曾经生活过的乡村世界,很多人都都会发出由衷的赞美。但乡村诗歌,我以为不能仅仅写出一曲赞歌。乡村的痛或许更加深入骨髓,乡村的哀怨或许更加牵扯人心。那些能真正打动人心,让人反复回味。

来自水乡小镇乌镇的心木先生,在他的遗稿《小镇上的艺术家》这首诗中,有这样几句话:有时,人生真不如一行波德莱尔/有时,波德莱尔/真不如一碗馄饨。

写作,很多时候是清贫的,但至少它可以让我们学会更加亲切地和这个世俗的世界相处;诗歌,可以给我们很多慰藉和宽容。

诗歌的慰藉和宽容



《仿宋院本金陵图》

(局部) 谢遂 [清]

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

谢遂(生卒年月不详,约活动于18世纪中期)。清代乾隆年间宫廷画家,有《职贡图》和许多描绘园林楼阁的作品传世。他擅画山水、人物,其作品在风格上追求细腻完美,色调清雅,笔墨洗练而精致,且笔法从容,但又不失稳重。据称由于他的画法费工费时,导致传世作品不多。

配文·供图 络因

张世斌

先是电话的普及,然后又出现了手机,于是,旧时的电报,加急电报,在民间消失了。

虽然“电报”完成使命已有三十余年了,但它却一直在我心里;那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烙印,也曾是我和奶奶的亲情联系。

古人的“飞鸽传书”沿袭了很多朝代,向家里捎信问安,寄托思念,像杜甫的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”,千年传颂。多少年来,诗词,两地情书,战火家书,字里行间都充满着思念和期盼。盼信,我从小饱受感染。父亲抗日战争参军留下了让人挂念的“根儿”,后来叔叔也常出差,思亲盼信成了奶奶爷爷生活的一部分。

后来,我参了军。刚入伍半年时,出差到洛阳,就抽空去照相馆,拍摄了开心笑着的照片寄给奶奶,奶奶看到我欢笑的样子,能顶几封信。

当兵第三年我回家探亲,那天奶奶在村头迎我。那次探亲回部队的路上,脑海里不时浮现奶奶在村头的身影,怎样才能慰藉奶奶的期盼呢?想着想着,想到了电报。电报

守静观海

欧阳

近段时间以来,因为油价攀升显著,于是,到底是购买燃油车,还是选择电池驱动的车,成了网上的热门话题。仅就市场反馈的情形看,似乎电动车有取代燃油车的势头,一方面电动车销量迅猛的增幅;另一方面是,不仅电动车新势力来势凶猛,而且各家老牌厂商也开始发力电动车领域。

虽然仍有不少燃油车的拥趸为燃油车辩护。诸如到底是“氢电”还是锂电还没有定论,或者发电、废旧电池处理这些“污染”未必能够担得起“清洁能源”的名号之类。当然了,少不了的还有安全性,和价格溢出之后燃油与电池何者更经济的测算,以及高温、低温环境下的得失尚待评估,等等。

看来问题的解决一时也难有定论,不过,化石能源行进在其旅途的末端应该是没有太大争议的,余下的问题是时间的业务了。有意思的是,面对各种电动车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笼,各路购买者的“消费心理”真是有点难以看明白。

一个三分钱,加急电报七分钱,价格不菲,而当时军人寄平信免费。但回到部队,我还是马上到邮电局给奶奶拍了封电报:“平安到达”。这样奶奶第二天就能接到,就算送得慢,第三天也能收到,比寄信快一个多星期。

果然,这让奶奶很开心。堂叔写信告诉我,说奶奶接到电报高兴地流了泪,拿着电报到邻居大奶奶家三爷爷家夸我,“还是大孙子知道我的心思。”我看了信,也流下了泪水。我能想象到奶奶开心的样子。从那时起,探家后给奶奶拍平安电报就成了我的习惯。

有一次探亲返部队,路过江苏徐州换乘,正好顺便看望一位复员的战友。见面后,我第一句话是先问他附近有没有邮电所,我要先给奶奶拍封平安电报。他先是一愣,然后大笑着我开玩笑,说,你还没回到部队呢。我向他

电报的思念

解释,这已经是我的习惯,也是奶奶所盼,电报早一小时送达,奶奶就早放心一小时。

从我1968年初参军,到我奶奶1986年仙逝,19年时间里,我给奶奶拍了不下20封报平安的电报。这20封电报牵着祖孙俩人的心,回忆起来,历历在目。有时想,若奶奶健在,我还会一如既往地拍电报吗?我会的!因为奶奶喜欢!

可社会发展到现在,科技进步使通信便捷之极。可亲情却不像以前那么浓厚了。眼下年轻人忙,老人在家闲闷,打个电话问话也不多……老和少已不在两条平行线上了。

想起电报,想起那个年代的人和事,觉得自己思想老化跟不上时代了,但还是很怀念当年“人爱人,人想人”的那种气氛,那种对亲情的牵挂,因此,报平安的电报一直记在心里。

“消费心理”漫想

时下的马路上,各种标牌的电动汽车穿行,多到出品厂商是谁这种简单的问题,连自称“专家”的爱车一族都失去了判断力。

俺不懂车,哪家车强完全不知道。不过,面对如今的这种啥名字的电车都有购买者的情形,比较难以理解。

还是从亲身经历谈起。早先电视机开始进入寻常家庭的时日,各种牌子多如牛毛,因为彩电能力跟不上,卖家市场嚣张了一阵子。可没多久,一众“杂牌”队伍很快就败北了,整得修理电视都成了问题。基于“难买”的特殊环境,彼时的“消费心理”应该没什么优劣可说。

之后是电脑时间。最初也是有牌、无牌的一起充斥市场,我自己就假装内行,亲自攒过好几台电脑,一直到市场饱和,巨头们舍弃高额利润加入降价的队伍。然后,各路杂牌军、“游击队”溃败消失。

再来说手机,这是很晚近的事。初时也是品牌纷纭,还不止于此,连“山寨”一脉也是风生水起,唯一相同的是,各家都不缺乏追捧的消费者。

再后来的事实演进,许多消费者们都很清楚了:大家都有亲身的体验嘛。

事例就不再赘述了。很是让人不解的是,为什么总有消费者内心里没有“品牌”这根弦。当然,我并不是说,“新势力”就非得先怀疑一阵子再决断,但面对“多如牛毛”的新介入者,是不是还是少一点冲动好呢?

我有一位机车的玩家朋友,有钱,我曾劝他玩儿迈巴赫、布加迪啥的,结果他很蔑视我的无知,说那都不是玩儿的好不!以他的经验,玩儿车必须玩儿上市两年以上的“旧车”,“各种问题都暴露得差不多了,调教也实用优化了。”这家伙的理论可能有点道理吧。

我觉得没道理的是,现如今那么多杂七杂八的电池动力车,几乎每家都能收获相当数量的购买者,为什么啊?虽然俺个人还是支持新势力的——未了一定会让老巨头低头,就像电脑、手机那样。

也许众多新势力车的赞助者都是年轻人吧,没有经历过发展年代更新换代的把“耐用”消费品都整成耗材的事儿……

事实上,何止是消费市场,人啊,真真的太复杂了,指望其心理理性化实在是不容易。不说个体,放眼社会、放眼族群,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事,中断过吗?好像还真没有。

乡村夏夜

李凤玲

我的村庄不大,几乎整个地都被树林包围着。村东一个大树林,村西一个小树林。村南是树林,村北还是树林,树木常青,天空瓦蓝。

故乡的夏天,是从一树蝉声开始的,蝉一叫,整个的人心,就都热了起来。

我的家就住在林子旁,林子里有很多白杨和刺槐。白杨们满身都是眼睛,似乎看不过这个世界。刺槐树呢,从五月开始,就有大串大串的槐花垂着,好看好闻又好吃。就在白杨树不知疲倦地注视和大片的槐花香气里,蝉,忽然就撕裂了喉咙。

夏日天长,晚饭桌就摆在院子里,也不用掌灯,炎炎的暑气也还在蝉声里没有退却。父亲坐一只木质的矮凳,面前摆一盅白酒,夏日黄昏里的这顿晚饭,是父亲劳累一天之后最惬意的享受。

吃完晚饭,收拾了饭桌,父亲从棚屋里拿出用小麦秸秆编成的厚厚草垫,在院子里铺开。我和弟弟立即脱掉鞋子跑上去,然后在草垫上一躺,即刻便有了长空当幕地当席的辽阔与豪放。年年都是这卷草垫,却年年都带给我们新奇,似乎草垫一铺,生活就换了个天地。

但草垫太小了,父亲被挤在了在一旁,他盘腿坐在一角,守一壶茉莉花茶。父亲一边喝茶,一边摇着蒲扇。我们都吹不了空调,空调的风不够温和,而蒲扇扇出来的风,却是轻盈亲切,和蔼从容。

夜色渐深,奶奶踮起小脚进了里屋。她要去挂蚊帐。无论草垫对我们有多大的吸引,长辈们也绝不允许我们在院子里睡上一夜。他们说夜里的湿气会侵害身体,一时的惬意却会惹来后患无穷。

房间里已经挂好了帐子。这是奶奶多年来一直挂着的帐子,很特别。它不是单一的红或者白,是彩色的。已经发了黄的白地子上印着朵朵颜色,像现在的迷彩。每次掀起帐子上炕,奶奶总是嚷着:“快点快点,别让蚊子跟进来。”于是连蹦带跳钻进帐子。一进帐子,奶奶就着急忙慌地将帐口拉严。

奶奶仍旧摇着蒲扇,给自己扇,也给我们扇,嘴里絮叨着白天的事,然后声音越来越小,我的耳畔也越来越模糊,慢慢地,我们都在这静谧的乡村夏夜里进入了梦乡……



《静物花瓶里的花》 马里奥·奈齐(意) 玛咖供图